

间隙

□潘郭华

父亲的病床被安置在过道里，据说是住院的病人太多。大大的“静”字出现在医院每一处显眼的地方，医院却一点也不安静，尤其是过道，来来往往的医护人员、病人以及患者家属，很难让人想象这是在医院，倒像是菜市场，行色匆匆，忙忙碌碌，各自在逼仄的间隙中擦肩而过。

母亲再三叮嘱，看到父亲的时候，千万别哭，他不知道自己患了癌症。

那时我上大三，特意请了假回来照顾父亲。白天我在医院陪护，晚上母亲守在医院。日夜轮替，有些许疲惫，但内心被难过与绝望麻木着，倒也感受不到累了。

有一天，母亲抽泣着对我说，医生让她做决定，要不要给父亲做手术，她无法抉择，让我去见见主治医生。在母亲心中，此刻的我已经成年，还在上大学，应该比她有见地。或许是因为事关我的父亲，让我也有权利去做选择。

主治医生拿着报告对我说了好多话，很专业。大概意思是说，如果给父亲做手术，他就有机会多活一些时间，但不能保证手术成功。是啊，彼时是2010年，十六年前的医学技术，这或许是最好的方案了吧。谁不想亲人多活些时间呢？可是，手术费大概要十

万元。十万元，对于我们这样的农村家庭来说，是拿不出来的。唯有去借。我拨通了所有亲戚的电话，要么被拒之门外，要么有些许可凑，但怎么也凑不齐十万元。用难以凑齐的十万元去赌不确定的未来，这是多么艰难的抉择啊！于是，我们决定放弃治疗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，一句“放弃治疗”，简单的四个字，却是多么煎熬的心境啊！

那天，我瞥见父亲的眼眶有些湿润，小心翼翼地问他怎么了，他说，只是感冒而已。没多久，父亲执意要出院。母亲在一旁悄悄对我说，估计父亲知道了什么，可是他什么也不会说。

回家后，我们只得每天给父亲输一些可以缓解疼痛的药物。而母亲，却四处寻找偏方，她始终相信，这些偏方可以治好父亲的绝症。不知她从哪里找来的癞蛤蟆，倒挂在厕所，等着癞蛤蟆流口水，有人告诉她，蟾蜍的唾液可以治好癌症。即使我们都知道这种偏方不靠谱，但总是在心理上求得一丝安慰，也总幻想着会有奇

迹出现。

平日里都是学过医的舅舅来为父亲扎针，可有天父亲突然很难受，上气不接下气，他踢开被子，双手摁住胸口。母亲问他怎么了，父亲说很难受，像要死了一样。那种感觉，只有濒临死亡边缘的人才知道吧。舅舅那天正好下乡去了，我们看着父亲难受却束手无策。我们找遍了楼下所有的诊所，没有一个医生愿意来给父亲扎针。好在一位学护士的同学，担着风险替父亲扎针，父亲的脸色才缓缓舒展。

学校要期末考试了，父亲的状态比往日也平缓了好多，应该可以稳定一段时间。我告诉父亲，我得回学校参加考试了。父亲很是不舍，我安慰他，考完试就回来，咱们一块儿给他过生日，记得一定要等我回来！

谁承想，我这一走，便与父亲成了诀别。

我离开的第二天，母亲就带着父亲回了老家，说是恐怕不行了。走的时候，父亲说，估计以后怕是没机会进城了。母亲安慰父

亲：“会的，等你好了，我们全家就一起到山西去看姐姐。”

早知如此，我就不应该走，应该留下为父亲送终。可世间总是有太多阴差阳错。

出殡的前一晚，我匆匆赶回为父亲守灵，陪他最后一晚。么爸则在为父亲的棺材漆墨。父亲走得太匆忙，没来得及提前准备棺材，这口棺材是临时买的，还是柏树的原木色。么爸找来墨汁，一边为棺材漆墨，一边说他二哥很坚强，从患病到离世，从未喊过一声痛，从未呻吟过一句。母亲和姐姐也说，父亲再难受也不会叫喊，在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也只是双手握拳，不停地对碰。

从小到大，我从未见过父亲哭，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，看见他落泪了。不知是他放心不下我们，还是不忍离开这个世界。

后来姐姐说，其实父亲早就知道他得癌症了，他一直不告诉我们，大概是怕我们知道后伤心；而我们也一直都瞒着他，担心他知道了会难过。原来，我们都在互相欺瞒。

人生何其短，不过是漫漫历史长河中的弹指之间。而我们的人生便在这时光的间隙里来回穿梭，最终归于消逝——谁也抓不住谁，谁也留不下谁。

昨天在菜市场看到一大姐卖新鲜的草药，一小把一小把整整齐齐地摆在地上，有车前草、蒲公英、夏枯草、瓜子草等。我站在那里看了许久，专门拍下瓜子草的照片，它的学名叫作瓜子金。

如今，乡下的不少地方杂草丛生，多年前很好找的瓜子草，在我老家却很难再见到它的身影。因为它的叶和花都很小，极易被杂草淹没甚至侵蚀。我问大姐在哪里采到这么多，她笑说肯定是在杂草堆里扒拉出来的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故乡田埂上、坡地边的野草，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存在。它们是穷日子的救命药，是父亲的药箱，是我们兄妹撒野时的玩伴，其中最常被提起、也最常去采挖的，便是这种我们唤作“瓜子草”的瓜子金。

那时候，家里穷，大人孩子有个头疼脑热、咳嗽咽痛，根本没钱去卫生院抓药。只学过一个月中医的父亲，便凭着那点底子和口口相传的土方，成为家里的“赤脚医生”。每当有人不舒服，父亲便会喊上我们：“去坡上扯点草药回来。”于是，我们便挎着竹篮，蹦蹦跳跳地往村里的山岗、田埂、土坎而去。

瓜子草很好认。矮矮的一丛，贴地而生，卵形的小叶子像极了饱满的瓜子，边缘光滑，叶面带着一层细细的绒毛，摸起来软乎乎的。春末夏初，细碎的紫白色小花便从叶腋间冒出来，星星点点

瓜子草里的旧时光

□文\图 陈玉琼



缀在绿叶间，不张扬，却自有风骨。最特别的是它的根，细细长长的须根，带着泥土的腥气，黄澄澄的，扯起来要费点劲，却总能完整地把整株草连根拔起——父亲说，瓜子金全草入药，根才是精华。

我们蹲在田埂上，一边扯瓜子草，一边听父亲讲它的用处。“这草是个宝，咳嗽，采一把煮水喝，化痰止咳最管用；喉咙痛，嚼点鲜叶子，含一会儿就舒服了；要是摔了碰了，肿起个包，把它捣烂

敷上，散瘀消肿快得很。”父亲的话，我们记在心里，也亲眼见过它的灵验。有一次，我得了重感冒，咳得整夜睡不着，母亲采了一大把瓜子金，加点冰糖煮水，浓浓的一碗，喝上两三天，咳嗽便渐渐好转。头痛，用她和夏枯草、车前草熬水喝，效果也不错。那清苦中带着一丝回甘的味道，是我童年里记忆最深刻的药香。

采回来的瓜子草，父亲会仔细地把泥土抖干净，摊在屋檐下

的竹篾上晾晒。阳光把叶片晒得发脆，紫花褪成淡色，根须变得干硬，却依旧带着草木的香气。晒干后的瓜子草，被捆成一小束一小束，挂在厨房的房梁上，随用随取。除了瓜子草，夏枯草、车前草、蒲公英……这些山野间的馈赠，被父亲分类收好，成为我们家最珍贵的“药库”。

后来，日子渐渐好转，再也不用靠扯草药治病，那些田埂上的野草，也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。可每次在菜市场、药铺里看到这熟悉的瓜子草，我总会想起童年的时光：想起父亲带着我们在坡上扯瓜子草的身影，想起母亲煮草药时袅袅的热气，想起那清苦却安心的味道，想起那些在山野间奔跑、与草木为伴的日子。

瓜子金，这株被我们唤作“瓜子草”的小草，从来都不只是一味草药。它是穷日子的希望，是父亲的爱与担当，是刻在我骨子里的故乡记忆。它用最朴素的方式，守护着我们一家人的健康，也教会我们：最珍贵的东西，往往就藏在最平凡的山野之间，藏在那些被时光沉淀的旧时光里。

如今，再看这瓜子草，叶片依旧翠绿，小花依旧清丽。它还是当年那长在田埂上的野草，而我，却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挎着竹篮扯草的孩童。可那份对草木的敬畏，对故乡的眷恋，却像瓜子草的根须一样，深深地扎在我的心里，从未改变。